

撰文 博纳黛·吉卜塔斯 (Bernadette Gilbertas)

火山之恋 In love with lava

30年来, 摄影师奥利维尔·格鲁内瓦尔德一直对火山怀着强烈的热情, 他试图通过照片来捕捉这些很可能展现了这个世界如何形成的独特地貌。





前页：坦桑尼亚的伦盖火山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已知会释放出“碳酸岩”（即高碳含量熔岩）的火山。液态熔岩呈黑色，但在冷却和凝固时会变成白色。
本跨页：照亮印尼伊真火山口的蓝色火焰。那里的矿工正在提取硫磺（左图）。奥利维尔（右图）花了近30个夜晚来拍摄这些火焰。

本页图片：FABRICE DICONNET



烧焦的树干仿佛嶙峋的枯骨指向黑色的天空。狂风卷起火山喷出的毒烟吹向山坡，山顶的森林难以承受如此的肆虐。在我们额头顶灯的照射下，石头散发着奇诡的色彩：这些小石块是从矿工日复一日驮上地面的沉重篮筐中掉落出来的。在狭窄山沟的开口处，风突然改变方向。整个火山口显露出来，湖水在月晕下闪着淡绿色的光芒，而另一个方向则翻飞着明亮的冰蓝色火焰。那是正在燃烧的火山喷射出的气体，可高达5米，沿着硫磺山丘不断翻飞、舞动、舔舐。人们只有在夜间才能看到这股巨型火焰。深坡之下，不断传来一声声沉闷的回响。印尼伊真火山的硫磺工人正奋力挖起液态硫冷却后形成的珍贵固体矿物，他们周围的毒气被火炬发出的橙黄色火光照亮。

正是为了这种让人联想到天地初开的盛景：为了这由宏大、深邃、美丽而产生的极致情绪；为了大自然最真实的野性，摄影师奥利维尔·格鲁内瓦尔德（Olivier Grunewald）和身为记者的我30多年来一直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游历。

这一切缘起于冰岛，那时我们在这个地质年龄较轻的岛屿上首次开展火山探索旅程。我们走

过巍峨崇峻的风景，感到异常震撼，这里几乎每天都会为我们呈现地球的历史。冰岛有很多座火山；其地貌仍在孕育新的变化，凝固的熔岩流则直接勾起人们对创世的想象。我们会听到温泉和间歇泉的边缘回荡着的沉闷敲击声，还会看到在夏季明暗对比强烈的光线下漂浮着的北极冰山，青绿色池水中散发的硫磺，以及绒毛般覆盖在古老熔岩表面的苔藓。正是在那里，在依旧浓烟滚滚的熔岩中央，在饱经风霜侵蚀的悬崖上空，成千上万的海鸮在空中盘旋，令我们对大自然、对广袤空间及野生动物爆发出激情，而这也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及焦点。

接着，我们在几年后又登上了意大利斯通波利岛的主峰，为我们即将出版的宇宙论摄影书籍《Images of Creation》寻找视觉灵感。为了呈现以“混沌”为题的第一章，我们在这座位于意大利埃奥利群岛的大型火山的山巅度过了多个无眠之夜。附近的埃特纳火山作为西西里岛的最高峰，海拔将近3,350米，这座令人敬畏的活火山首次激发出奥利维尔的热情。那是我和他第一次见到会发光的熔岩流，以及它不断变化的形态、动态和颜色，全



自1983年喷发以来，夏威夷群岛大岛上的基拉韦厄火山喷出的熔岩流（左图），经坑道流入海洋。相比之下，位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新布列塔尼岛上的塔乌鲁火山（右图）虽然要小得多，但它依然能带来壮观的视听体验。



都在创造一股不可思议的活力。

从那时起，奥利维尔的脑海中就只剩下一个念头：继续探索火山的世界，体验熔岩洪流的激情。

他解释说：“立志征服火山后，我发现火山爱好者组成的群体原来早就存在，每当新闻报道地球上某处火山发生状况，他们就会随时准备出发。现在，我已经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们会留意世界各地的地质活动，时刻关注火山观测台发布的信息，甚至包括专业网站和天气报告。从他们那里，我学会了如何面对火山、如何适应环境、如何控制风险，因为我无意让自己陷入危险。吸引我的是这种现象蕴含的力量和美感。”大家会仔细评估可能遭遇的风险。主要的风险并非来自火山活动本身，而是地形带来的艰险及难以进入的阻碍。对此，他补充说：“我当然需要保护自己的设备不被高热的火山灰损伤，但比起技术问题，其他的限制更多。你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体能充沛。你不会有太多睡眠时间，还必须携带沉重的装备，在地形崎岖不平、意外连连不断的小道上艰难跋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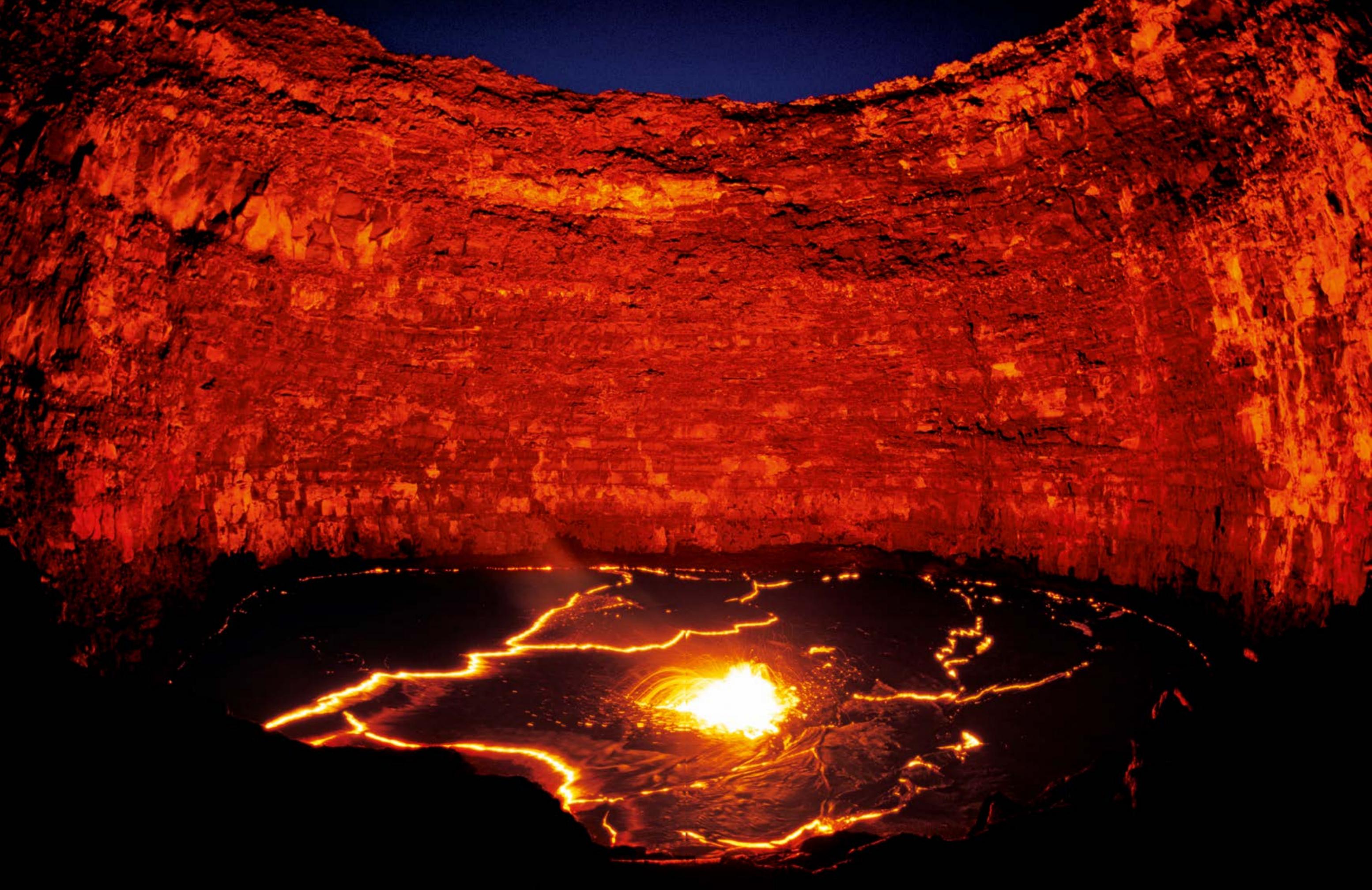
运送装备的后勤准备工作十分缜密：2011年，

攀登民主刚果境内尼拉贡戈火山的主峰时，总共动用了100名挑夫，同时要为运送伤者做好万全准备。事实上，充满热情的火山观察者很少会发生意外。对奥利维尔来说，他遇到过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但并非是因为火山爆发，而是因为严寒。他在摄氏零下20至30度的野外环境中露营了11日后，一只脚被冻伤。这是你绝不会在火山环境中预料到的情况。

奥利维尔的信条可以总结如下：要赶快上路，但绝不能忽视安全。他从不独自攀登火山。他需要队友陪同，因为当他把目光集中在相机上时，队友能够预判危险并作出警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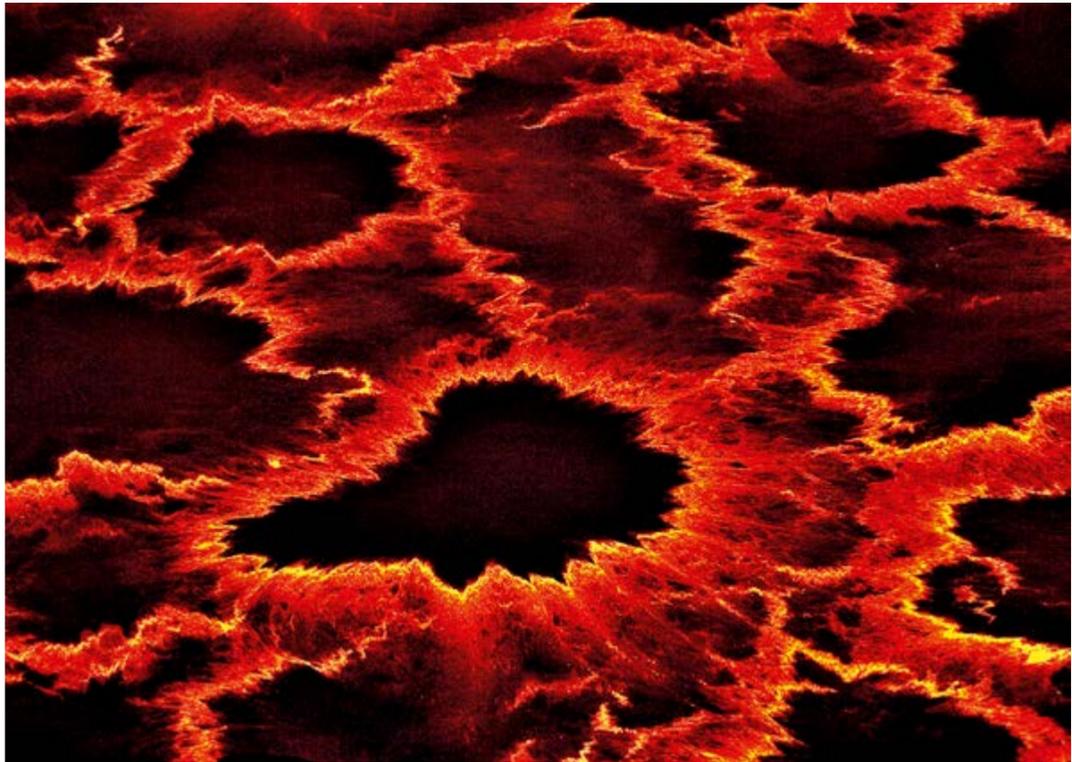
全球大约有1,500座休眠火山，其中约有20至30座正处在随时可能喷发的状态。每次奥利维尔前往新的目的地时，他总是想方设法呈现火山喷

“我无意让自己陷入危险。吸引我的是这种现象蕴含的力量和美感。”





前页：位于埃塞俄比亚阿法尔地区的尔塔阿雷火山又名“冒烟之山”，拥有一个深达80米的火山口。不久之前，它还是全球仅有的几座活跃熔岩湖的所在地之一，直到2017年1月崩塌。
左图：在夏威夷，这个滴水嘴兽形状的固体熔岩喷出大量岩浆。
右图：尼拉贡戈火山的熔岩湖（刚果境内）上漂浮着大量已经凝固的熔岩，它的缝隙间发着光，仿佛在提醒我们这里充满危险。



发的极致多样性，力求拍出最为惊艳的画面。他面临的挑战包括：呈现危地马拉圣地亚多火山奇特的环状火山灰；突显坦桑尼亚伦盖火山熔岩奇特的橙色强光；捕捉南太平洋瓦努阿图亚苏尔火山喷发时令人惊叹的力量和活力，被巨大气泡推动的冲击波彻底震撼了我们。另外还有展现俄罗斯远东的巨大火山喷出的熔岩喷泉，让一整层冷冻的火山灰和冰雪瞬间升温的奇妙状态。

利用30年时间探索过40座火山之后，奥利维尔的热情仍未减退。对于我们来说，报道大自然本身就是目的，而我们有机会分享那些动人时刻和强烈感受。对我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和致力保护大自然的活跃人士及科学家通力合作。例如，由于民主刚果的火山学家缺乏资源，奥利维尔曾与日内瓦火山学会的成员一道进行过几

次考察，协助当地在巨大的戈马火山口工作的刚果科学家。2010年，他们的集体梦想终于成真，得以在地球上最大的熔岩湖边行走。他说“有好几分钟时间，我觉得自己被脚旁沸腾的岩浆催眠了，游离于现实之外。一位队友留在那儿观察我的进度，当他的无线电设备传来噼啪声时，我才意识到火山活动就在几乎触手可及的地方，我才被拉回到现实。”

我们最近一次考察是前往埃塞俄比亚达洛尔的热液矿床，与来自法国和西班牙的科学家开展一项关于极端环境的生物学研究。根据2016年1月和2017年在该考察地点的研究结果，我们相信位于东非大裂谷东非部分的温泉，能让人相当准确地了解到35亿年前生命首次出现时，这个世界的面貌。不过这个科学的“大熔罐”却受到钾碱矿开采的威胁。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是说服地方当局确保这个独特地点受到保护，因为它或许是我们了解地球甚至是外星生命起源的关键。✦

“有好几分钟时间，我觉得自己被脚旁沸腾的岩浆催眠了，游离于现实之外。”

如需了解有关本文的更多独家视频内容，请访问 patek.com/owners，点击 Patek Philippe Magazine Extra。